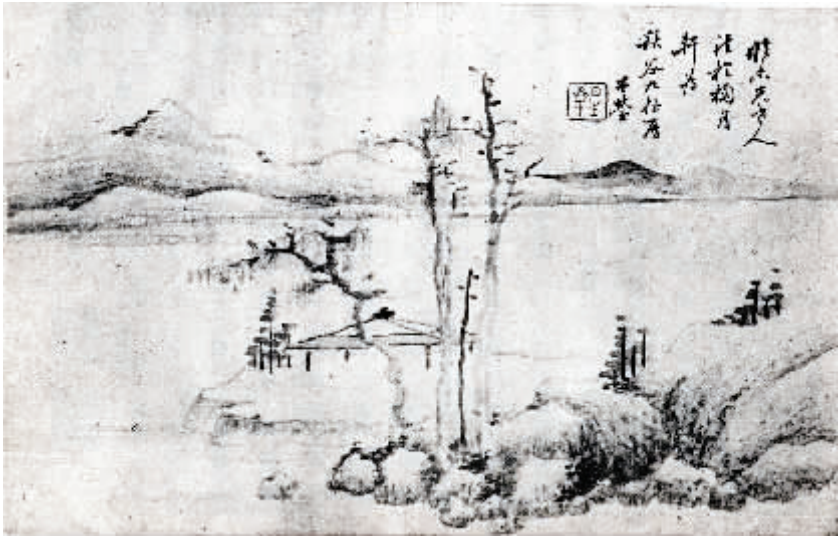




为秋谷画横幅



仿黄公望山水

◀ (上接 10 版)

到潘曾莹和宋晋宴请,留别金。

(九)
为沈书森画扇。
茶二,腿二,书一部。

沈玮宝,浙江秀水人。廪贡,历官太仓直隶州知州、苏州府总捕船政同知。曾代理苏州府知府。时年六七月份在北京见到潘曾莹,并受托捎带给潘曾玮的信件。

(十)
为如冠九画扇。
五十两。

(赫舍里)如山,满洲镶蓝旗人。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历官湖北武昌府知府、四川按察使,时任浙江督粮道,七月与潘曾莹在北京会面,接受甲午同年公请。

(十一)
为廷芳字画扇。
十二两。

廷桂,满洲旗人。举人,历官永州知府。是年六月进京入觐。

(十二)
为睦庵画扇。
一百两。

(爱新觉罗)瑞联(—1892),清宗室。癸丑科进士,潘曾莹门生。历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兵部尚书。时任盛京户部侍郎,署奉天府府尹。瑞联与潘曾莹书信往来频密,画扇绘制并邮寄于是年八月份。一百两炭金则于十一月份寄到潘曾莹处。

(十三)
为芝舛画扇。
五十两。

(爱新觉罗)麟书(1829—1898),清宗室。癸丑科进士,潘曾莹门生。历官内阁学士、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时与瑞联同官盛京,为盛京礼部侍郎。画扇与送给瑞联的是同一日寄出。五

十两炭金于十二月底寄到。

(十四)
为英茂文书画扇。
五十两。

英朴,满洲正蓝旗人。由监生捐纳笔帖式,时任苏松常镇太粮储道,十月离京留别金。

(十五)
为严渭春画扇。
三十两。

严树森(1814—1876),四川新繁人。举人,捐升同知。历任河南巡抚、广西巡抚。当年冬季奉诏入京,授四品顶戴,署广西按察使。

以上 15 位受赠者中,瑞联、麟书和绍誠获得馈赠的时间早于其别敬的送达。也就是说,这三把扇子并非当年银物的回礼。但三人与潘曾莹的关系素来亲厚,曾多次致送银两、礼物。上一年分别送到一百两、五十两、三十两,潘曾莹尚未有所回馈。另外 12 人的得画时间则与其送来银物的时间相吻合。艺术家的创作与受赠者的礼物之间的关系,可谓是既直接又隐晦。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这些受赠者:他们无一例外是外官,其中 4 位是潘曾莹的门生,正途出身者 6 位,有江浙一带任职经历者 6 人。这是绘画与官场相结合之下所呈现出来的艺术生态学。

学界对于传统艺术品所具有的应酬功能有普遍的认识。潘曾莹高强度的艺术创作活动,显示绘画于他远非聊以自娱或情操净化的雅事,而是难以拒绝的人情任务。任务的目标指向是身份的经营和关系的巩固。士人以文人精神内核注入画幅,希冀这项艺术由技而进于道。同时又对于改造的成效不完全自信,常怀遭受“玩物丧志”道德指责的隐忧。翁同龢丁忧期间尝试绘事,不过才描了几张,就频频自责把时光浪费在最无益的事情

上,草草收笔。在清朝皇室品位的扶持之下,官员中经营绘事者不在少数,但态度上慎之又慎,唯恐一不小心就沦为李慈铭笔下无辜躺枪的“江湖老客”秦炳文。退职之后鬻艺的梁山舟、郑板桥,以及与潘曾莹同时的戴熙、吴云等人,层层风雅包装,仍不能免于指责。郭嵩焘一概斥之为“以狂傲济其贪鄙”。在这种氛围之下,围绕着士人绘画所产生的交换关系,首选以含蓄的方式进行。赵之谦收到朋友送来的四十两银子,和夫人一起猜测这应该是为之前绘制的两堂书画屏所付的笔资,还要惴惴不安地写了信去剖白钱只当是借的。素称“毒舌”的李先生对潘家二老却向来客气。他和潘曾莹的往来相对稀少,与潘曾莹则几乎无日不通音信,又常常得到潘祖荫的照拂。李慈铭一次请人画团扇,支付了两万文钱。想得到潘曾莹的画作,则不允许这样赤裸裸的金钱交易。潘曾莹两次回应李慈铭貌写家山的请求,为他画《湖塘村居图》。湖塘位于会稽,风光秀美,李慈铭进京之前曾多次去过那里。在京城的日子,湖塘承载了李慈铭的乡愁,对母亲的思念、歉疚,也是他身陷宦途羁旅中安放安逸理想的圣地。李慈铭的回报限于精神层面,为潘曾莹点评诗词、题跋绘画。两件《湖塘村居图》的记录,一为“索”字表述,一为“属”字。同治四年,李慈铭才从潘曾莹这里得到“为”字头书画各一件。书法是常见的对联,绘画是一把扇子;《沅江秋思图》或《绿暗红稀出凤城图》。用“或”字是因为李慈铭同时请求了这两件画扇,同时还代别人求了一件。潘曾莹悉数满足了这些请求,记录时简单说画了摺扇,不及画名。但其中只有第一把扇子是“为”字头。这一次的“为”字厚遇,或与李慈铭专门送去的两篓茶叶、笋尖有关系。再现实一点去揣测,潘曾莹衡量了这些礼物只与一

件精心之作价值相当,于是另外两件便沦为一般应酬的“属”字号了。

李慈铭的“为”字头馈赠比王廷训早了 7 年,同年的“为”字头官员中有 8 人和李慈铭一样是物物交换,15 人则有别敬银两送到。癸丑门生叶葆元的一百两别敬于四月初一托人带到潘家,9 天后潘氏托来人送回绘画一件,记录是“为叶春伯画横幅”。潘曾莹七月十四日收到济宁州嘉祥县令黄景晟的冰敬银子二十两,三日后回函,附寄画屏四帧、横披一卷,还有一副对联。其中,横披是“为”字头记录。当时正值潘曾莹艺术创作的活跃期,模式与后来有所不同。首先是有黄倬、朱应杓、姚颐寿、袁方城、俞恒治、吴景萱等 12 位幸运儿得到双份的赠予。绘画作品之外,多再饶配一副对联。从简单的文字上无法看出送来一百两的礼部左侍郎黄倬所得到的横幅、条屏与只送二十四两的山西闻喜县知县朱应杓获赠的画屏、对联在价值或品质上有多大的差别。虽然别敬的介入提高了潘曾莹为

他们所创作的艺术品的质量,但其间却非如润例般有着严格对应的关系。在银子和艺术的天平上,人情仍然是重量级的砝码。双方关系的亲疏,对方官职的高低,都在背后发挥作用,影响着画家落笔时的考量。吴景萱所在的吴家亦是吴中大族,与潘氏有通家之好,交游密切。广东候补知县姚颐寿作为解送香蜡贡的委员进京,受到郭嵩焘的委托给潘祖荫带来了二百两的别敬。他本身又擅画青绿山水,潘曾莹所赠的花卉横幅,想来必是用意之作。其次与同治十一年几乎清一色的画扇不同的是,横幅形制成为主打出品。画扇是当时便携实用的生活用品和风雅象征。对于扇面的喜爱尤以京中最为突出。过云楼主人顾文彬建议朋友们把扇面送往北京出售,以便卖到更高的价格。扇上作画的面积是不大的。历年普通的“属”字号记录中,各种规格的扇子占了大半壁江山。横幅则费力得多,也是潘曾莹当时精力强足才能够撑起这份殷勤。

不同的年份有不同的回报。别敬送到的月份不同,也决定了回报的丰俭不一。潘曾莹每年收受银钱、礼物,除了炭敬、冰敬之外,还有端午、中秋两节,以及他和夫人十一月、七月的两个生日。炭敬时节,潘曾莹会因寒冷而例行封笔。这一批官员也就很少有人得到艺术的回馈。五月到十月则更容易得到回礼。事实上,这个比率是挺高的。艺术家和他的受众之间的这种往来似与西方赞助模式相类,但中国画家对于形制、数量和是应回赠的随性把控,显示他在这种赞助关系中才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一方。

礼尚往来讲究对等,这是人情社会的基准。艺术家和他的受众对此心照不宣。李慈铭从潘曾莹画给王廷训的扇子上首先看到了“细皴密字”。“皴”



同治十一年“为杜蕉坪书喜对”,山东省博物馆。